




军旗飘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二)

总主编◎王建伟 文忠民

国防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王建伟 文忠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军旗飘飘

国防大学出版社

军 旗 飘 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二)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建伟 文忠民

委 员 印进宝 路加模 谭海鹰 王秉山
蔡惠福 孙临平 徐运堂 赵学清
李昆明 李文强 宗成康

执行主编 宗成康

本册主编 白 纯



<u>到敌人后方去</u>	(1)
“白皮红心”	(3)
“西瓜政策”	(6)
从游击队到新四军	(10)
点验	(14)
巧拖乔参议	(17)
“蒙混过关”	(22)
坐着火车去抗日	(25)
山西来了八路军	(28)
“不让你到前方去,让你到后方去”	(31)
“叛徒”	(35)
八路军的“开门红”	(40)
生擒日本兵	(44)
骁勇善战的独臂将军	(47)
夜袭阳明堡	(51)
两伏七亘村	(55)
出师第一仗	(58)
<u>活跃在华北战场上</u>	(63)
平原歼敌第一役	(65)
隐蔽在村里的报社	(68)
白求恩的故事	(71)
“只做赚钱的生意”	(74)

伏击运输队	(78)
薛公岭伏击战	(82)
“名将之花”命丧黄土岭	(85)
陆房突围战	(90)
町店伏击战	(93)
坏炮换新炮	(97)
日军心中的“死神”	(100)
长乐之战	(103)
巧施“连环计”	(107)
抢占先机歼强敌	(111)
筹粮的故事	(114)
“破墙行动”	(117)
千里运军饷	(122)
辣椒面炮弹	(125)
将军救孤	(128)
纺线英雄	(132)
“到处都有我们的好兄弟”	(136)
周恩来在皖南	(138)
江南第一战	(142)
五保繁昌	(146)
军歌嘹亮壮军威	(151)
三打来安城	(154)
战地服务团	(157)
天下文明第一军	(160)
《挺进报》	(164)
军中铁娘子	(168)
会师老岭山	(172)
荒原水畔战马鸣	(175)
一片冰心在玉壶	(178)

夜袭“讨伐队”	(181)
抗联十二烈士	(185)
八女投江	(189)
少年铁血队	(192)
擎起南方一片天	(196)
琼崖的抗日烽火	(199)
艰苦的敌后抗战	(203)
浴血保卫黄崖洞	(205)
梅花铺就胜利路	(209)
“神秘的战场”	(213)
白洋淀上雁翎飞	(217)
左权血洒十字岭	(220)
自力更生好榜样	(224)
出敌不意甩日军	(228)
虎口脱险	(232)
狼牙山五壮士	(236)
阵前党报别样红	(239)
马石山十勇士	(243)
“捉放曹”	(246)
地下长城	(250)
歌唱二小放牛郎	(253)
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	(257)
“红色间谍”	(260)
冰趟子大捷	(264)
“窑洞大学”	(267)
沙沟截布	(271)
883个日日夜夜	(274)
蒙山“飞虎队”	(278)
“神枪手”与麻雀战	(281)



目

录



永不忘却的纪念·····	(285)
微山湖上辟通途·····	(288)
“大鼻子”神医罗生特·····	(292)
血战大青山·····	(296)
夺取最后胜利 ·····	(299)
泣血刘老庄·····	(301)
单枪匹马擒叛顽·····	(304)
稻米摇曳·····	(308)
配合作战亦风流·····	(311)
“要让大刀砍鬼子!”·····	(315)
英雄岱崮连·····	(319)
小战士立大功·····	(322)
蒲格寨围困战·····	(327)
难忘的营救·····	(330)
“攻点打援”战日军·····	(333)
恨未捐躯抗战中·····	(337)
虎门枪声——长安伏击战·····	(341)
焔热群众的心·····	(345)
坐山观“狗”斗·····	(350)
司令员与哨棚·····	(354)
巧入虎穴,智得虎子·····	(357)
黄师长的一席话·····	(360)
英雄开路·····	(363)
为日俘疗伤·····	(367)
激战黔江红石滩·····	(371)
真正的考验·····	(374)
天目山麓歼顽匪·····	(378)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1937年7月7日北京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然而，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三道难题。

一是“改”。蒋介石自恃实力强大，以正统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归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有条件的重大让步，最终同意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战争。改编后的红军戴上了“青天白日”的帽徽，过去的“敌人”转眼间变成了“朋友”，许多红军指战员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风细雨而扎实有效的说服教育使红军顺利转变成“白皮红心”的八



路军和新四军。

二是“走”。从后方到前线，有崇山峻岭要越、有激流险滩要渡、有日机炸弹要避，八路军3个师挺进抗日前线的道路充满艰辛。八路军乘坐以自己双腿为动力的“11路车”翻山越岭来到山西侯马，终于坐上了火车，竟发现是阎锡山运牲畜的车发，还没到太原又接受了“水”（山洪）与“火”（炸弹）的考验。新四军的进军之路则危机四伏，蒋介石蛮横地给新四军“画地为牢”，一心利用日军“借刀杀人”。

三是“打”。国民党军一溃千里，八路军和新四军一往无前，他们没有辜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殷殷期待：面对从未交过手的日本鬼子，第115师首战平型关，迎来“开门红”；第120师设伏雁门关，大败运输队；第129师夜袭阳明堡，创造了“陆军打败空军”的神话。南方的新四军也不甘落后，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打”，蒋家河口首战告捷……



★ “白皮红心”

1937年8月的一天,杨成武独立团某连正在为出师抗日做最后的准备,突然一阵号响,值班员大声喊道:“全连集合,准备领新军帽!”陕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少战士戴的还是长征时期的帽子,不是帽檐折了就是帽子上有洞,要上抗日前线了,不能让日本鬼子笑话,因此,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很多战士们看到新帽子时又不肯要了,这是咋回事呢?

“连长,帽子上的红五角星怎么不见了?”

“指导员,这帽徽怎么换成‘青天白日’了?”

“打鬼子没话说,可怎么我们都变成白军了呀?”

“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弟兄!他逼得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仇还报不报了?”

……

有的战士虽然戴上了帽子,可一看到阴森森的“青天白日”就不自在,有的干脆把帽子使劲往地上一摔,还吐上口水,还有的边哭边骂娘。一位从江西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班长更是猛然扯开自己的军装,身上的累累伤痕历历在目,他不服气地吼道:“和国民党军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想到自己今天反倒成了‘白军’,这是哪门子改编?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的地分不分了?我们村儿一起出来投奔红军的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兄弟!我就是不改,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这个老红军说不下去了,他蹲下身子,用手捂住脸,浑身颤抖,眼泪从指缝中流出来。在“换帽风波”中,甚至有些战士留下便条偷偷高队……

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国民党军打了整整10年仗,对“白军”的仇恨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红军“变”八路军,改编制容



易,可要化解广大指战员们对“白军”的深仇大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战士们开始怎么也不能接受,连一些基层干部也想不通。党中央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换帽徽的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制作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并颁发全军,这是对全体红军将士的慰藉,使大家的思想情绪渐渐稳定下来。除此之外,不少红军高级将领还亲自到部队解释,帮助广大指战员把思想上的“弯”转过来。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随营学校各团耐心说服教育:“咱们把‘红星’取下来,并不是把‘红心’也取下来,因为这上面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眼光要看远些,红军帽不能丢,要保存起来放在心坎里。只要红心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连失革命的方向。”

罗荣桓十分平易近人,他没有架子,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而闻名,解放后成为十大元帅中惟一的“政治元帅”。红军刚换上新帽徽,他就来到连队,像拉家常一样对大家说:“有个成语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好比‘皮’,阶级好比‘毛’,现在,日本鬼子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国家危在旦夕,弄不好就可能亡国灭种。那时候,‘皮’都没了,还谈什么阶级仇恨。我们换上‘白军’的帽徽并不等子就忘记了他们对我们欠下的血债,而是把阶级仇恨暂时记在心里。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一席话和风细雨,使红军战士们明白了很多道理,心里亮堂多了。

9月2日,八路军第120师誓师大会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隆重召开,八路军总司令来德亲自到场为大家壮行,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你们想不通,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为了消除社会各阶层的疑虑,显示我们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因此我们戴育天白日的帽徽没有关系……”朱德这番话引起阵阵掌声,师长贺龙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继续讲道：

“我贺龙现在是你们的师长，但你们可能知道，国民党的军装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扛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意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意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和钻芦苇是我贺龙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可是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鬼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我愿意带头穿白军的衣服，戴白军的帽徽，和白军统一番号。虽然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师长的话在将士们心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4个字更是被大家牢牢记在心里。

对“青天白日”的抵触也是刘伯承要面临的问题。9月4日，刘伯承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了改编后的编制序列及干部名单。此次改编，首当其冲的是干部，因为部队由方面军缩编为师，许多干部“连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甚至连长去当战士。不过，干部们对这没意见，干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但战士们在感情上却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一名营长当面问刘伯承：“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9月6日举行第129师誓师大会，不料大雨倾盆，参谋请示刘伯承：“师长，您看是否延期举行？”刘伯承毫不犹豫地说：“风雨无阻，按原计划进行。”

宣布完改编命令后，刘伯承缓缓取下红军帽，抚摸着五角星说：“同志们，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穿的是当年北伐军的衣服，戴的是北伐军的帽徽，但是我们既要发扬北伐军的精神，还要保持红军的本质，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将缀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而，我宣布：换帽子！”全体指战员一齐戴

上准备好的黄军帽,把换下来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揣进怀里。接着,刘伯承带着全师将士一起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八路军正在进行改编教育

誓师大会总指挥、386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 “西瓜政策”

“马上要改编了,换国民党军队番号,还要换装,戴‘青天白日’帽!”

“什么?换番号?戴国民党帽子?老子才不干!”

1937年,为了抗击日寇,国共再次合作,红军从大局出发,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改了番号,也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标记,对广大干部战士来说,主要是换上国民党军队缀有青天白日徽的军帽,而许多人对此都非常反感。

林育英(张浩)被任命为129师政训处长,他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以往也未带过兵。但是此时,刚一上任,就遇上了许多棘手问题,亟待解决。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改

变干部战士对部队改编、换装的认识，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换帽子这事情看起来不大，但处理不好，也会影响部队发展。

对部队在改编、换装中出现的问题，林育英与刘伯承师长紧密配合，在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又一次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形势转变关头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解释改编的意义和策略。此外，林育英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反复向干部战士做解释工作，并要求政治部收集一些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奸、掳的书报、新闻，组织干部战士传看，然后再用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理解、支持中央的路线和决定。

为了能实际把握干部战士的心理，林育英带领工作组下到各个基层连队作调查，遇到想不通的干部战士，总是苦口婆心，反复启发、开导，直至其心服口服。

9月的一天，他带工作组下连队，路过一排房，听到战士们在发牢骚。

一个战士说：“戴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另一个接着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白军，总算让他们怕了咱了，现在又要我们改成他们的番号，戴他们的帽子，谁能想通？鬼都想不通。”

“想想死在他们手上的同志们，老班长，副班长……我那里能把那育天白日戴上头啊，别说戴，看看我都难受，我惭愧呀，咱那红五角里，在苏区时再难再苦，我都把它擦的锃亮，陪我走了长征，闯过鬼门关，摘下来又哪里舍得呀。”

“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他们的帽子，这不是向他们投降吗？我们跟他们斗，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同志。他们一心想绞杀我们红军，通得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舍了命定完长征。现在不要人家打了，我们自己干脆投降了，老子退伍不干了。”

林育英站在门外仔细地听着，不时地拿着那半截铅笔在小

本子上记着。身后工作组的同志要走进去,阻止他们的谈话,也被他拦住了。又听了一会儿,他径直来到了连部。

连长正在值班,看到林育英进来,立马起身报告。这连长估摸二十四五岁,满脸胡子,额头上几道深深的皱纹,眼睛凹陷,眼里布满血丝。

刚一坐下,林处长便询问起了连队情况。连长报告:“连队抗日激情高涨,干部战士积极训练做准备,大家就盼着早日过河打鬼子,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嗯,其他的呢?”

连长顿了一顿,也不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实情:“我们连队还有个情况,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大家普遍有抵触心理,不愿意戴白军的帽子,个别同志情绪闹的比较严重,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一排一个老战士前几日,留下张纸条,就走了,他在纸条上说‘白狗子’毁了我的家,我就是死了,也不听他们的,不戴‘青天白日’,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大家的抵触心理,可以理解,我在来的路上,也听到了一些战士的抱怨。但是这编制必须得改,帽子必须得戴呀。我们的红军军帽虽旧,但让摘下来,确实舍不得,但是现在一切要以抗日为重。要同国民党合作,要全民族抗日,我们换了番号,戴上他们的军帽,但是我们军队还是受党的领导的,任何其他人都干预不得,你把大家集合起来,我跟他们谈谈。”

“是。”

战士们到齐后,林育英对他们讲道:“同志们,不改名,不戴军帽,这可不行。大家心里想不遍,也不行,想不道这打起仗来怎么会有动力。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跟咱们合作呀。同志们,红军改了名就不是红军了?戴了‘青天白日’就不是红军了?这不对。红军名改了,但心不变,我们还有一颗为人民打天下的赤诚之心呀!”

他接着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



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瓢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红军改了名，还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师长服从，我也服从，大家难道不服从？

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子、帽徽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咱们军队，我再说说我自己的经历。过去我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西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戴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在为谁打仗！是不是为国家，为人民。”

接着，他给官兵们严肃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已降至次要地位。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仍然以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中心，显然行不通。当前的中心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只有同国民党合作，全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建立抗日联合统一阵线，共御外侮，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有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解放，人民才将摆脱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一性质永远不能改变，不是我们换了番号，戴了别人的帽子就能变了的。这只是形式的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更不会动摇！我们改编成八路军后，帽徽是白的了，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我问问大家，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过河打鬼子,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一个战士高声回答。

“对,我们要过河打鬼子,正是这一行动,更能体现了我军的本质。国难当头,在这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大家要顾大局、识大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先报民族大仇。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现在经过我们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够得到大的发展。”



115师政训处主任林育英(张浩)

战士们听了林育英的讲话,觉得就是这么个理,心里面也逐渐亮堂了,那些扔了帽子、牢骚满腹的战士,惭愧地低下了头。

“同志们!抗日大业,需要我们所有战士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我们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中华大地,保卫我们的壮丽山河!”



从游击队到新四军

1937年9月25日,当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开门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时候,新四军连名字都还没有。直到这一年的10月12日,蒋介石才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来发展为解放军四大主力之一——三野劲旅的新四军在1937年却差一点“难产”,这究竟